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走馬春秋
第十回 樂彥平臨淄受辱 燕昭王金台拜將

詩曰： 酌酒與君君自寬，人情反覆似波瀾。
白首相知猶按劍，朱門先達笑彈冠。
草色全經細雨蘊，花枝欲動春風寒。
世事浮云何足問，不如高臥且加餐。

卻說樂毅師傅，進臨淄城，至金停驛，驛官擺酒接風。至次日，閔王升殿，文武百官排班朝見已畢，殿頭官傳旨：「有事出班啟奏，無事捲簾退朝。」當有黃門官啟奏，金亭館驛官在午門候旨。閔王傳旨宣入，驛官叩頭奏道：「昨有一位壯士，投奔驛中，伏乞聖裁。」閔王道：「既有義氣相投，與孤宣來。」驛官領旨，將樂毅直進朝，俯伏丹墀之下，閔王傳旨平身；「壯士何名，何方人氏，有甚麼本領，明白講來。」樂毅道：「原來臣是山東濰州人氏，姓樂名毅字彥平，曾在樂藍山學道，刀馬戰策，無有不通，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，善演馬前神課，還有神砂四把，上陣損人二目，百發百中。」閔王看見樂毅人材出眾，本事高強，心中大喜。開言問道：「賢士既在高山學藝，可認得南郡王孫臧麼？」樂毅叩頭道：「就是小臣的結義兄弟。」閔王道：「好好，諒你儀表非凡，但肯忠心為國，孤當重用，賢士暫回館驛中候旨，聽孤封官。」樂毅叩頭謝恩出朝，回轉驛中。閔王把袖一展，百官皆散，駕轉昭陽。

鄒娘娘接進寢宮，行禮坐下。官官獻茶已畢，閔王道：「今日有宗喜事到了。」鄒妃道：「有何事可喜？」閔王道：「自從火燒南郡王府，日貶三賢，文武離心，俱各退位，孤家正慮朝中無人執家兵權，不想今日早朝，來了一位賢士，姓樂名毅，威風凜凜，道術精奇，與南郡王孫臧是結義的兄弟，看來真是棟樑之材。臨淄若有了此人，不怕江山不太平，孤當明日封他官職，位列三台，倚他為干城之將，國家有得人之慶。」鄒妃聽罷，必中暗惱：「怎麼樂毅初來，未見本領，就想重用。雖然重用於他不要緊，惟是我鄒門兵權要減幾分了。不如暗設牢籠，將他驅逐方好。」想罷，開言道：「賀喜吾主得了賢臣，國家安如磐石。」吩咐擺宴，在玩花台慶賀。君妃攜手出離昭陽，至玩花台入席歡飲。只聞細樂悠揚，笙簫迭奏。酒至半酣，閔王道：「孤家在此飲酒，何不宣國丈國舅齊東先生共樂一回。」鄒妃道：「此乃吾主的洪恩，有何不可。」閔王傳旨，宣鄒文東、鄒剛、鄒諫父子三人並齊東丞相，進玩花台飲宴取樂。這齊東，原是侍講，因卜商退位，故升相府。閒言少敘，當時宮人將四位奸黨宣至駕前，行禮已畢，閔王道：「宣召卿等，非為別故，只因朝中收用了賢士樂毅，娘娘擺酒與孤賀喜，特召卿等共同一樂。」四奸叩頭謝恩，就在台下，按尊次坐定。宮娥送酒，采女執壺。

君臣歡飲多時，天色昏暗，台上台下燈燭輝煌，照耀如同白日。閔王此時大醉，言語糊塗，鄒妃心中大喜。此時不下讒言，更待何時。連忙挨近身旁，口尊：「吾主在上，臣妾有事啟奏。」閔王道：「御妻有事，只管奏來。」鄒妃奏道：「方才吾主說的那位賢士是棟樑之材，依臣妾看起來，是切身之禍。」閔王道：「此禍從何而起？」鄒妃道：「臣妾聞得樂毅是孫臧結義生死之交，前者火燒南郡王府，害了孫臧，樂毅念結交之情，豈有不痛心之理。今一旦前來投齊，未必心懷好意。吾主不察，誤加重用，誠恐蕭牆禍起，國家有繫卵之危，臣妾不敢不奏，伏乞參詳。」閔王道：「御妻所見，雖然有理，但用人不可多疑，疑則屈害了君子。等孤問問眾卿如何。」閔王酒醉糊塗，開言問道：「眾位卿家，孤今日要用樂毅，據昭陽所奏，說樂毅是南郡王八拜之交，他來意要與孫臧報仇。孤心下狐疑未決，不知此事真假，卿等意見如何？」齊東叩頭奏道：「娘娘所奏，洞澈肺腑，樂毅既是孫臧結義兄弟，自然情深義重，他今日此來，必非好意，吾主何用多言。」鄒文東父子連聲奏道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，若用樂毅，終有後患，吾主不可養虎傷身。」閔王道：「四位卿家所見相同，想這樂毅定不是好人，只是今日早朝，當著文武，許他重用，怎麼又好反覆。」齊東道：「臣有拙見：吾主明日升殿，把樂毅宣來，只問他薦保官，如有保官便罷，若是沒有，問他個來歷不明，私進臨淄，有謀反之罪。」鄒文東道：「齊東丞相雖然見識高明，只是樂毅初到臨淄，未見好歹，驟然問他謀反之罪，恐人心不服，閉塞了賢路。依臣愚見，只問他要保官方是平允。」閔王大喜道：「太師高見不差。」吩咐宮人斟酒，務要盡歡。君臣洗盞再酌，不覺金雞亂唱，君臣同下玩花台。閔王升殿，傳旨宣樂毅入朝。閔王道：「樂賢士，你既到我國稱臣，目今龍蛇混雜，真假難分，不知是誰人保你？」樂毅道：「小臣初次下山，才到吾主的駕下，舉目無親，並無相識，那有保官。」閔王道：「既無保官，是誰人舉薦？」樂毅叩頭道：「小臣下山之時，在招鳳樹下幸得遇南郡王孫臧，彼此意氣相投，當天拜為兄弟。蒙他薦引到來上國。」閔王大喜道：「好好，一片胡言。孫臧在南郡王府已經燒死，成了灰燼，你怎敢冒名薦引，蒙混孤家。本當斬首，猶恐閉塞賢路，傳駕上官，把奸賊拉下去重責四十御棍，趕出朝門，不許停留臨淄。」駕上官領旨，一擁前來。嚇得樂毅魂不附體，不由分說，按倒階下，責打四十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打畢，扶了起來，推出朝門。君臣散班回宮不表。

且說樂毅趕出朝門，衝衝大怒：「可恨昏王無道，不肯委用，其情可怒，為何竟擅自加刑。我樂毅日後得志，若不將你這昏君碎屍萬段，洗盡宮門，誓不為人。」罵罷，張挪虎步，回轉驛中。石乘一見大驚，慌忙問道：「師父上朝回來，為何這般光景？」樂毅歎氣道：「可恨這昏君無道之極。」就將情由細說一遍。說罷，咬牙切齒，暴跳如雷。石乘連忙備鞍馬，師徒齊上徵駒，離卻臨淄，信步望易州大道而行，垂頭喪氣，心中好惱，手指天台，大罵道：「我與你這別夫素無仇恨，為何指我投齊，枉受了四十嚴刑。你是善曉陰陽的，豈不知我有刑罰之驚，知而不告，此恨難消，若日後相逢，斷不容情。」

數日行來，嗟嗟歎歎，抬頭看見了一座城池。石乘道：「已到了易州了。」師徒催馬來至跟前，只見城門口掛著一張榜文，即勒住徵駒，同石乘一齊觀看。原來是招接天下英雄，金台拜將的詔啟。看罷，心中大喜。果然燕國招賢禮士，不枉走這一遭。石乘道：「師父何不揭榜，進朝見駕？」樂毅道：「不必揭榜。天色將晚，且進城尋府住下，打聽朝中消息，國中的文武如何，再作計較。」石乘道：「師父說得有理，我們進城去罷。」說罷，師徒催馬進城，到了招商店中，天色已晚，小伙計掌上燈來，說道：「二位爺用晚飯不用？」樂毅道：「已用了。我且問你，你是那裡人？」小伙計說道：「我是本地人。」樂毅道：「聞得這裡國王築了一座黃金台，招賢納士，這事是真麼？」小伙計道：「怎麼不真，現今東門之內，築了一座高台，台上堆的是黃金，名為黃金台。但有高人賢士，即請到金台拜師。二位爺不是本地人，敢是投賢來的麼？」樂毅道：「正是投賢來的。」小伙計道：「二位爺若是投賢來的，可曾到駙馬府報名？」樂毅道：「那個駙馬府？」小伙計道：「駙馬爺姓孫名操，他有三個兒子，兩個在本國做官，第三個在東齊臨淄。」正說著，只聽得外面連聲叫喚，不敢說完，就往外跑。那樂毅聽得孫操二字，叫苦不迭：「此行又來差了，孫操乃孫臧之父，我和孫臧有仇，若去見他，心中不甘，不去見他，亦難引進，左右為難。方才小伙計說，要到駙馬府中去報名，這事怎處？」石乘道：「相見何妨，師父明早到他府中，不必提起東齊受辱之事，只說是孫臧舉薦到此。他父子之情，自然親熱，焉有不肯引進之理。」樂毅大喜道：「我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，倒沒有賢徒的高見。」商議已畢，師徒二人安睡。到了次日天明，二人起來梳洗，早食已畢，收拾鞍馬，出離店門，來至駙馬府，棄蹬下馬，交與石乘看守，整一整農冠，向著那些虎賞軍舉手道：「眾位請了。」那些虎賞軍看見樂毅生得人物雄壯，氣宇不凡，不好怠慢，都站將起來說道：「尊駕是投賢到來的？」樂毅道：「在下是投賢的，到此報名。」虎賞道：「原來是投賢的好漢，真是來得湊巧，駙馬爺正在殿上閒坐，且請少待，我去通報。」那軍兵至銀安殿報知：「有投賢壯士報名請見。」孫操傳令請來，軍兵回至府門，將樂毅領至殿前行禮。孫操舉目觀看，只見這壯士豹頭環眼，膀闊腰圓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心中大喜，連忙拱手道：「壯士請坐，高姓大名，何方人氏？請道其詳。」

樂毅道：「在下山東兗州人氏，姓樂名毅字彥平，曾在高山學藝，道術頗精，只因下山之時，途中遇見南郡王孫臧，蒙他指引，說是易州上國，高築黃金台，招賢納士，故此不遠萬里前來報名。」孫都尉聽罷，連忙離坐，把樂毅請進殿中。「原來是名山

杰士，又是我三子孫贖舉薦到此，定有奇才。老夫失於迎接，多有得罪，請坐。」樂毅道：「老都尉在上，焉敢僭坐。」孫操道：「坐下方好請教。」樂毅告坐畢，分賓主坐下。都尉道：「敢問樂賢士，我家孫贖在東齊享人間之富貴，官封南郡王亞父之職，賢士是在何處會著他來？」樂毅道：「原來老都尉尚不知，南郡王如今不在臨淄了。」孫操道：「為何不在臨淄，此是何故？」樂毅就將閔王無道，聽信讒言，火燒南郡王府，日貶三賢，滔滔不盡，說了一遍。孫操道：「原來這逆子遭了屈害，逃歸天台。不幸之中還算有幸，賢士且請歸尊寓，明日至午門候旨，待老夫奏聞，自有重用。」樂毅辭出府門，石乘帶馬，扳鞍上馬，回歸店中不表。

且說次日五更三點，文武齊班。只見駙馬都尉出班奏道：「昨有一位賢士，到臣府中報名，此人姓樂名毅字彥平，臣觀此人，胸懷錦繡，腹有珠璣，真真大將之材，特此奏聞。」昭王道：「孤只為先王之仇，與東齊有不共戴天之恨，為此高築金台，招納天下賢士，頻年以來，並無出類拔萃之士應募，今都尉既稱道樂毅，其人何在？」孫操道：「現在午門候旨。」昭王道：「煩都尉宣來見孤。」孫操遵旨，出至午門，帶領樂毅入朝見駕。昭王觀看，果然相貌不凡，心中暗想：「此人真是個棟樑之材，可托他軍國大事。只有一件，他來投燕，未見他的本領，不便封他官職。封大了，恐眾文武心中不服。封小了，又怕輕慢於他。」這事為難，眼看都尉問道：「投燕樂毅，應該封他做何官職？」孫操猜知昭王之意，尊聲：「吾主，雖然樂毅投燕國，未見他本領，擅便封官，恐文武不服。依臣愚見，吾主親臨校軍場，開閱武大會。拔三千人馬與樂毅調遣，試驗他的兵法陣圖，如果奇才，即當重用。」昭王道：「孤家正有此意，都尉所見相同。依卿所奏。」就此退班。到了次日，孫操先撥了三千人馬在校場伺候，那樂毅同石乘進朝等旨。昭王升殿傳旨，著大司馬軍政司關照盔甲與他師徒二人。樂毅等謝恩出朝，到了校軍場，就將三千人馬立下一座營盤，這話不提。

且說燕昭王，身坐鑾輿，文官護從，武將保駕，來至演武廳坐下。文武行禮已畢，樂毅上廳叩頭。昭王問道：「樂賢士可安營佈陣否？」樂毅奏道：「小臣佈陣已畢，請大王觀看。」昭王站將起來，率領文武，出了演武廳，來至月台上，自石欄杆前，舉目觀看。人馬雖然不多，上上下下，整整齊齊，有千軍萬馬之勢。昭王大喜：「真是奇才，安營有方，佈陣有法，不知此陣何名？」樂毅奏道：「此是一字長蛇陣。」昭王道：「一字長蛇，人人知道。卿家何不排別的陣圖與孤過目？」樂毅道：「雖然一字長蛇人人知曉，實與小臣的陣勢不同，內藏變化，暗伏奇兵，有鬼神不測之機，非等閒可以破得。」昭王道：「原來有此妙計，卿家何不變他出來，孤當領教。」樂毅領旨，下了月台，手執五色彩旗，按青黃赤白黑，指著東西南北中，連展三展，催開坐騎，一馬跑到陣前。忽然聽得一聲炮響，將一字長蛇陣變為五花陣了。昭王暗喜：「孤看此陣，奇變不測，未知我眾臣中有破得此陣者？」便回顧眾臣道：「眾位卿家，你看投燕的樂毅，擺下這長蛇陣，到也變化多端，如有能打破此陣者，孤不吝上賞。」

旨意一下，只見班部中閃出一將，姓婁名桂，朝上朝參，口稱：「吾主，樂毅此陣不足為奇，臣可以破得。」昭王道：「婁卿家打陣，須要小心。」婁桂得令，辭皇別駕，下了月台，提刀上馬，闖至營門，高聲大喝道：「好樂毅，你能有多大本領，敢在吾易州誇能，擺甚麼陣勢。如今我打陣來了。」樂毅馬上恭身道：「我遵當今旨意，不敢不擺了小小陣圖，不意將軍到來打陣。我樂某初到上邦，諸事不識，望將軍周全一二。」婁桂道：「你要我周全，這也不難，你也不知我是甚麼陣圖沒有不知道的，你聽我的良言，我打進你的陣來，你就圈馬敗走，護我立了這功，我也將你保奏一本，不失一官半職。但要逞強，顯你的才能，我婁桂日後焉肯善罷干休。」樂毅聞言，心中暗想：「他倚仗勢力，欺壓我新進，他來打陣，若不讓他三分，他乃是當今貴寵。若是讓他，我今下山一場，不顯本領，燕昭王焉肯重用於我。」躊躇一會：「在他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，說不得，就讓他些罷。」想定主意，催馬上前，口稱：「婁將軍既要打陣，我也難領情面，任憑將軍打那一方，有本領只管放出來，勿怪我有冒犯之處。」婁桂道：「今來打陣，且和你見個高下。」說畢，催馬舉刀，擡頭就劈。樂毅側身躲避，戰經十有餘合，樂毅圈馬朝東南而行，暗入陣中。婁桂苦苦追來，進了長蛇陣內，只聽得一聲炮響，陣左陣右陣前陣後旗幡招展，兵刃交加，圍裹上來，把個婁桂圍在當中，風也不透，雨也不漏，猶如一座兵山，左撞右衝，不能殺出。這且不言。